

敬

孚

類

藁

敬孚類彙卷十三

傳

桐城蕭穆敬孚

倪烈婦傳

烈婦姓朱氏名珠世居涇縣東鄙李園之印星塘幼從兄讀書  
輒知忠孝大節言談舉止一秉禮經年十七入適同邑倪鼎是  
時舅姑俱存逾三年其舅死家漸落烈婦事孀姑維謹得其歡  
心時其夫貿易於外婦姑食貧相親愛無已烈婦藜藿不充時  
爲人綉刺繡以謀甘旨愉色進姑姑曰美惡與其何自苦如  
此烈婦曰我年少食此自甘姑勿介意也後數年其夫竟客死  
某地家人恐烈婦知之匿不以聞烈婦後隱然荷甕乃言笑自  
若人咸疑有異志然烈婦不見姑輒涕泣悲哀人曰此傳言之  
妄耳汝何悲烈婦曰我固知之久矣然我之所以強顏色笑者

以有老姑在我悲恐愈觸姑悲耳或勸之他適烈婦曰命也我命當昌倪氏之門不應凋落如此今若此亦命也姑老矣又無人事我意已決勿復他言自是紡績養姑益加恭順數年如一日姑亦幾忘其無子也咸豐庚申春二月賊入涇邑大肆掠是時烈婦歸母家賊眾至李園其嫂曰賊至矣奈何烈婦泣曰我義不受辱當潔身從夫子於地下老姑在室命不能以終養實我九京遺恨耳姑如能生當爲我寄語慰之恐賊眾直逼不獲死所遂溺死於印星塘凡二十餘日賊退其家人乃出其尸裸葬之烈婦適倪氏數月其夫卽客於外未歸以故無子死時年二十有八距夫死時蓋已七八年矣又二年烈婦之族叔平佳及其伯舅圭以烈婦狀徧乞詩文以傳烈婦焉

贊曰涇邑人多賈於桐城之雙溪鎮余因以知烈婦之賢烈婦

之父諱琦乃前明嘉定太守朱儀之後儀萬厯庚辰進士崇禎十四年獻賊陷嘉定太守合家殉難者也烈婦以一弱女子與之先後輝映亦奇矣哉方烈婦隱然知其夫死言笑自若人方疑之烈婦佯不爲動卒以婦道兼子道得其姑之歡心一旦覩賊眾度不可脫望風就義何其終始從容若是也嗚呼彼素以節義自矜於亂離之際失守受辱者實多矣如烈婦者不爲過言崎行生死皆能折衷大道賢於人也不亦遠哉

江甯二烈傳

江甯二烈者汪孝廉梅村先生女也長名淑莛次名淑蘋梅村先生博極羣書無子因課二女自四子書尙書毛詩小戴禮記列女傳通鑑皆能貫通最閑習者春秋左氏傳也梅村家藏書幾三萬卷二女次第翻閱殆遍梅村注通鑑地理纂南北史志

表等書二女檢點參校淑遊復爲搜討鈔輯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類書細書條記稿逾數寸梅村成書之速皆二女之力也淑遊年二十一適上元庠生吳榮曾甫半月榮曾卽幕遊明年客死彰德淑遊奉姑家居默自飲泣未幾粵賊破金陵淑遊欲投水死其姑止之因奉姑遁居句容北門外許村每得食必先奉姑咸豐六年五月向營軍潰二十二日賊率醜類東下淑遊乃投許村某塘死年二十八時家人蒼黃北行比尋尸出不及葬也方賊之破金陵也次女淑蘋投纆繩絕不死時女繼母沈誕子甫數月母泣曰吾非不欲死願汪氏自歛遷江甯已六世今族人皆無後汝父年老是子所繫汪氏者重我甯且匿草閒如程嬰故事汝素通書史益體此義相與持護以延汪氏一綫與女因含涕受命自是不言笑不繙書執筆撫弟外輒涕泣夜

則故臥陰溼下地求自戕賊婦有所令其母不能供賊婦怒將  
箠之女泣請代恆杖數十女坦然無戚容賊婦又嘗虐其母負  
米女五六月暴坐烈日劔弟望母歸雖飢至夕不忍食也無何  
母病弟以失乳死女大慟曰哀哉天竟欲絕汪氏余乃徒生數  
月乎拊膺長號遂不食死時癸丑九月十日也女字上元范氏  
未嫁乃藁葬城內隱仙庵側年甫二十二

蕭穆曰壬戌之冬余來鄂潛時梅村先生亦寄居武昌郡城年  
逾六旬篤學清修然名在天下余數謁之繼乃聞二女節烈事  
因爲書之所以嚮仰梅村先生之風節又賢二女咸能折衷大  
義其來有自也昔漢之伏生以年老賴其女傳經今梅村先生  
道埒伏生而二女竟不能留以竟先生之業余又悲其能繼伏  
生之學而不逮伏生之遇也噫

## 四烈婦傳

姚烈婦姓王氏桐城南鄉白芥里人也父曰錫純里中稱爲長者與同里姚氏世有姻親以故烈婦適姚曉山之次子國珍姚氏世讀書烈婦之母卽其舅曉山之姊也烈婦自適姚氏事舅姑維謹戚里以賢淑稱生子女各一皆在襁褓咸豐十一年春賊踞南鄉大掠烈婦與夫及子女俱先赴水死先是國珍善病父母相繼歿國珍兄弟數人乃異爨國珍貧病衣食不克自給烈婦盡力籌畫市藥俱終不能濟里中窮年兵荒至是賊勢猖獗正月五日國珍諸兄弟各避亂他所乃泣謂烈婦曰我病已不可支不如赴水死以免害汝可攜子女去同殲無益也烈婦泣曰夫子死婦何以生爲明晨賊至烈婦扶夫出以一繩先繫子女復繫已與夫行至宅後山塘共沒烈婦于時年甫三十餘

也閏六日又有唐烈婦事

唐烈婦姓許氏南鄉會宮里農家女也其夫曰唐德田幼孤貧以備爲生年逾壯乃娶烈婦育一女家艱窘烈婦處之裕如惟日勤紡績以助日食咸豐十一年春賊踞里中居人多挈家遠避時德田適病烈婦遂昇夫攜女避亂于七家領距家僅五里許欲再徙他所而賊猝至窮搜山谷德田臥病山坳草間烈婦抱女依坐有一二賊見欲汙之烈婦嘗賊賊怒以刃批其左頰烈婦罵不絕口賊復批其右頰罵愈厲賊強曳之去婦右手抱女而以左手抱夫足不可動其夫戰慄泣謂曰盜姑從之烈婦不聽賊無何乃釋手行數武呼賊眾欲環害之烈婦知不可脫環顧山下有塘水澄清如鏡曰吾有死所矣遂辭夫解帶繫女而共沒焉是爲正月十二日也烈婦死時年二十有九閏七月



又有方烈婦事

方烈婦姓余氏亦會宮里人舅朝安夫元成皆農人婦素有賢稱咸豐十一年秋賊眾至南鄉其夫肩衣物先渡河婦攜一女隨舅距河不數武賊猝至舟人大恐不敢近賊擄舅去婦攜女方逃賊目懾之婦見勢迫疾趨河躍身入水舟子挽救已無及矣時七月十四日也烈婦死時年二十有七閱四月又有許烈婦事

許烈婦姓殷氏南鄉黃泥岡人也幼字同里許虎生虎生少慧好讀書過目輒能成誦婦來甫三月而虎生病死婦卽矢志守義烈婦之父曰希六舅曰敦素皆儒生蚤世烈婦性嚴正家故貧節儉自持鄉里咸敬憚以爲不愧儒生之女也咸豐十一年冬十一月二十二日賊大寇縱陽居人皆逃散其家人謂婦曰

不避且權賊禍婦曰賊烏能害我哉汝等速去毋溷我家入方  
蒼黃去婦遂整衣履拜于堂下出門投池水死後賊去家人乃  
掘尸起面如生眾咸驚異而以禮殮殯焉時年三十有九

贊曰余嘗讀明歸太僕文集有云每恨足迹不出里閭不得奇  
節偉行爲紀然穆謂抱奇節偉行之資里閭多有特不遭其變  
未見所施亦與常人終老耳矧值海宇清平足迹又不出里閭  
雖欲紀之何由哉嗚呼彼四烈婦不值其變又烏知其奇節偉  
行之資歷萬世而長存邪

應烈女傳

烈女姓應氏上元北口渡人祖曰北村篤行君子也父某母某  
氏皆蚤世烈女乃依叔父母事之如父母焉女幼性好潔衣履  
凡席稍著黠污必除去而後已及笄字同里陶氏陶氏故貧儒

女子歸有日矣咸豐十年春金陵大營潰賊眾四出擄掠烈女  
舉家徙祿口鎮烈女謂叔父母曰此地距家僅十餘里賊必至  
兒不如早死不然累及叔父母家人勸止之無何賊果至祿  
口家人倉卒逃出過甯橋河水洶湧女願謂叔母曰母速行兒  
獲死所矣語未竟身已躍入河家人急欲挽救而賊已逼近遠  
各奔散閱日賊去家人覓女尸不知所在矣金陵應氏有買子  
吾邑會宮里者時爲吾友姚君灼言之蓋其族女也予是以著  
之且嘉烈女之幼好潔卒能潔身就義無慚所好北村于是有  
女孫矣姚君又爲予言曰烈女之就義蓋在三月十二日時年  
甫十有七歲

張貞婦傳

貞婦姓盛氏名明鏡字耆姑江西武甯國學生盛翎之女也幼

許同里張英濟英濟讀書有大志年二十遭疾時耆姑年十八  
未嫁聞夫病因請往視家人不許則號痛曰今不能去何以生  
爲家人知不可留乃聽往張氏時英濟病已篤耆姑持藥鑪淚  
漣漣滴藥餌間有頃張氏促之歸不可越日夜英濟死者姑伏  
尸大哭聲哀慘不忍聞是爲咸豐元年五月二十二日也踰日  
求行廟見禮所親使止之不答輒號慟卒行之衣麻衣奉夫主  
哭拜時水漿不入口者四日矣已而泣訴太姑曰氏今且爲張  
家婦夫死無子從夫死分也其如夫祀何張氏咸哀之爲立繼  
子名柱貞婦乃忍涕事太姑課子爲事居恆手列女傳一編或  
時披閱番禺許氏傳輒哀其志節爲之泣下所居一室雖同懷  
弟無敢輕入如是者三年如一日是秋疾作勸之藥餌皆不進  
惟日清坐一室飲水焚香有問疾者輒謝之江西俗少年死者

以紙作主除喪乃焚之貞婦將除夫喪乃捧主哭曰夫死而主存猶吾夫存也今主撤是夫將去妾亦誓從夫子於地下矣已又呼子柱曰爾父既去母豈獨存父有遺書爾其讀之母有遺訓爾其守之語隨淚下遂除喪九日而貞婦亦卒時咸豐三年九月七日也

論曰女未嫁而爲夫死且或終身不改適者考之於禮未有明文明之震川歸氏嘗著論非之然近世廉恥道喪婦人一失所天至有墳土未乾卽改適他氏而貞女烈婦亦往往出焉如耆姑事甚奇是則貞節如耆姑輩雖未見禮有明文天獨生之以拯薄俗是亦君子所許也余遊楚北晤貞婦之弟盛寶銛寶銛讀書謹篤時宦遊武昌以貞婦狀示余因其弟益知其姊之風烈因爲書之以勵俗焉

太平蘇氏二烈傳

甯國太平琳瑯村有烈女者姓蘇氏祖某太學生以篤行著於鄉里父森桂能文章蚤世母某氏守義家頗饒烈女之兄弟俱天母最憐愛女亦至孝戚里咸稱之女及笄字同里甯氏咸豐十一年三月八日賊至琳瑯村母及家人逃入山谷聞女弱且病不能行乃匿身牆壁間賊搜得女強曳之行女給之曰吾有金帛藏度甚夥取之以從可也賊欣然許諾女乃疾走後院投井中居人有匿於院中驚救起女方甦瞑目適賊且至復投井死之賊亦驚異曰我輩所至如此女者亦罕見矣乃集香楮以祭焉同時又有烈婦姓杜氏卽烈女從堂伯母也其舅曰宜禮三世皆太學生烈婦幼以孝聞及歸蘇氏事舅姑及其夫怡源俱能盡禮怡源讀書未就有子三人是年春甯國大亂烈婦與

夫扶舅姑逃入山谷子幼弱不能從俱被害舅姑亦相繼死踰月聞賊復至婦泣謂夫曰舅姑弃世三子已死不如無生君速行我不復累君矣夫不得已先逃去烈婦奔至河邊解帶縊柳樹下復以帕蒙面曰我死不忍見賊無何賊至婦恐氣不遽絕更以身躍入水死距烈女之死僅十六日烈婦就義時年三十有九烈女時年十有九也

論曰世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卽婦人女子亦然蓋婦女之最重者莫如節孝未有不孝而能成爲節烈者嗚呼彼蘇氏二烈其先皆以孝聞是其明於大義天性然也臨危難而不辱非偶然矣賊眾驚嘆聚香楮爲禮不見化於衣冠獨見感於巾幗亦異矣哉

朱節婦傳代

朱節婦姓蕭氏邑之南鄉會宮里人也適同里朱氏子曰超筆時夫之父母及大父母皆在堂超筆幼聰穎誓欲讀書成立節婦來歸甫二十餘日而超筆避寒疾甚劇鄰里來視超筆度不可起每以家事爲託諸叔父母入室超筆又以婦爲託曰新婦來歸未久以後幸加憐愛亦如多育一人耳時節婦方倚樹立其二叔指節婦問曰爾知彼爲何人超筆徐應曰叔父我豈昏迷不省人事耶言未竟淚漣漣墮衾枕聞家人及鄰里無不歔歔流涕者無何超筆死含殮畢節婦之母亦來朱氏節婦號痛自誓必從夫於地下不飲食者數日矣其母及翁之父母力止之乃強進飲食先是超筆寢疾時亦訓節婦曰我今不幸不能逮事父母及大父母我死汝必矢志代我盡子孫之職則我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至是節婦追思夫言乃含涕素服以聽是



時超筆有三弟皆早歿節婦翁姑年逾強仕無子時焚香默禱  
閭里中有黃谷山神著靈異嘗徒步往來數十里山徑崎嶇不  
知憊逾年其姑果舉子節婦喪夫之四年里中有婦忽來告其  
母曰今朱氏將以汝女議昏他適有日矣母聞之乎曰不聞節  
婦族兄某乃使其小弟往朱氏迎節婦歸甯以覘信否而朱氏  
實無其事節婦歸母告之故節婦力言其偽次日仍歸朱氏小  
叔姑聞其事爲白於翁父翁父慰之曰汝素明大義慎勿以爲  
信如有此我何面目對人邪逾年里有無賴婦復造蜚語節婦  
憂懼不能無惑距宅東數武有柳樹塘屢欲投於此小叔姑姚  
氏知其事防之甚密朱氏有老媪某氏節婦祖姑行也守節數  
十年矣亦時訓節婦曰此事甚難我艱辛備嘗屢遭蜚語而至  
今日不死者以志先定且能忍耐也萬一有此彼時就義庸爲

晚乎節婦然其言由是不復覓死所節婦喪夫之三年翁之母  
死家漸落又十二年翁父死寢疾四十餘日牀褥污穢不可近  
前滌藥餌節婦皆身任之又六年姑得痢疾月餘卒節婦侍湯  
藥亦如翁父時雖逾旬如一日翁父卒前三歲粵賊竄至至姑  
死時凡九年里中兵火繼以凶年其艱辛有人所難歷者節婦  
事其舅處之裕如也節婦歸超筆時年甫二十超筆卽卒於是  
年十二月九日年甫十六是爲道光二十年庚子也今其舅少  
子生一子出與節婦爲嗣節婦於今年四十五蓋已守二十五  
年矣

贊曰余與節婦之弟某交又以同里節婦之賢淑知之最悉世  
以節烈並稱昔人言守節之苦較之於烈尤難又云或不幸而  
夫不以正命終與已無所依又或不免於侵暴凌逼之患則吁

死不然則守志以終其正也今觀節婦歸朱氏未一月而夫死以時勢論之可以死矣卒能隱忍至今上事翁姑之父母盡禮以成夫之志又得夫弟之子爲嗣使夫有後其鬼終不就餒其爲朱氏門戶之光者大矣節婦年未五十今且衰疾其弟云恐不能長閱人世余是以備著之且以爲世之失所天者鑑焉

廬江胡氏三節婦傳

廬江胡氏三節婦者故江西道胡公硯農之側室陸氏及其子大臨婦盧氏孫賢婦劉氏也陸氏年十歸胡公道光三年胡公病歿陸氏年甫二十四生子大臨僅三歲胡公諸子分居陸氏僅得租田百石而胡公病時所服淺苔藥餌償負千金諸子習於華侈家業日替而陸氏獨矢志茹苦撫孤隨時變易租田以償夙負後來持家勤苦積累有加增置租田七百

餘石凡胡公宗族及里中貧乏者隨時賑濟一復胡公舊草族里皆稱誦之歿年六十。大臨妻盧氏無爲州世族。盧氏之女也年十。歸大臨道光二十一年大臨年二十一病歿盧氏時年二十五長子賢年五歲次子球於大臨歿後數月乃生盧氏上事孀姑陸氏下撫兩孤漸至成立次第爲之娶婦行誼一遵於姑不敢稍有逾越咸豐元年營葬姑陸氏及夫兩喪盡禮又二三年遭粵賊之亂數年間遷徙靡常禍變不測族里貧乏者恆依之以活家道益落盧氏拚擋一切筋力交瘁旋以病歿年。又。年辛酉長子賢病歿妻劉氏邑諸生劉沅之女也時年二十六有子懋鏞甫八歲時里中兵荒之餘家無僮石乃攜子乞食鄰境益以苦節自礪數年間辛勤備至稍復先世之業於同治五年亦營葬姑盧氏及夫兩喪盡禮今年四十守

節已十四年矣

論曰胡氏爲廬江世族硯農先生觀察江右政績故有可紀而族里尤被其澤嘗購古書數萬卷藏于家自爲楹帖有插三萬軸于架上以裕後昆之語數十年來書已散佚獨有三節婦蟬聯輝赫礪冰雪之操以爲宗族閭里之榮謂非觀察詩書之澤所致邪今觀察之孫球以祖妣以來三世節略相示因爲敘次其大者列之家乘及郡縣志以傳焉

節孝黃孺人傳

孺人姓路氏名

字

懷甯人父

母

氏孺人少習

詩書通文史年十八適同里黃慎修事翁姑極盡禮里中以賢婦稱之逾年舅歿夫哀毀成疾一切惟孺人是賴有不給以匱資助之不使夫知而姑之甘旨無缺年二十九夫以疾歿時家

道已落一子佩蘭甫四歲孺人一痛幾絕家人守之三日乃飲  
水泣曰姑老子幼吾必不死自是惟養姑課子藉鍼劑爲生計  
數年乃命子就外傳嘗值凶荒市糶飼子俟至塾乃拾遺皮食  
之而供姑甘旨如故同里有金翁直堂察其賢淑以女字其子  
年十七來歸有婦道數年姑有疾孺人共臥起越三年病劇孺  
人目不交睫者數月彌留時願孺人曰我久病非爾無以至今  
日願爾媳之孝爾亦如爾之孝吾又二年子佩蘭年二十三生  
子名銚數月佩蘭以暴疾歿婦年二十二姑婦號痛瀕于死者  
屢矣旣而孺人奮然曰吾不亡于夫亡之日今詎死於子死老  
時乎子尙有子是吾責也因力勸婦收涕撫孤而孺人含酸茹  
歎數十年筋力亦交瘁矣又數年金翁舉家遷桐城會宮里憐  
孺人姑婦無依請同居金氏內外數十人皆敬事之孺人時課

孫讀書爲詩文以自遣金翁有次子名達字鐵杉年少好學有大志於時人多否少可獨尊孺人爲師有疑義必就質咸豐庚申鐵杉應順天鄉試爲孺人請旌節孝又數年鐵杉以軍功得官湖北鄖陽府知府凡吏治利病必致書以告孺人前後兩復書皆數千言以訓之委曲詳盡陳義甚高鐵杉每得一書輒張之坐右朝夕玩誦以自警又數年孫銓應試得爲博士弟子員又數年銓次第舉兩子孺人喜曰吾願已足矣可以死矣未幾廢疾數月一日起索紙筆自書數事訓其孫銓以竟生平未竟之志以身服殮不延僧道祭只菜果又曰厝屋朽棺人人見惡宜以速埋不必擇地但植松三四株多則濃黑無趣也歿之日異香滿室逾時乃散年八十時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也

論曰咸豐八九年間金封翁舉家避亂桐城東鄙余時訪封翁於寓嘗一瞻孺人懿範今讀孺人之書及其孫銚所爲行述不覺爽然自失恨鸞者知孺人猶淺未嘗時親絳帳考德稽疑也千里尋師而竟失諸眉睫不其陋哉孺人之言行可風者甚多他日當上之史氏今書其大略俾鄉里得矜式焉

金孝女傳

孝女姓金氏名爾英嘉興金■之女也生七年遭母■氏之喪哀毀如成人嘗奉母遺訓事父撫弟治家儉勤兢兢不敢忽偶有道及者輒泣然久之父以有子女義不再娶英稍長治家事無巨細悉有條理漸徹書史喜誦女誠孝弟圖說等書日夕餘功卽課弟爾珍讀無閒寒暑見古今忠孝節烈之事亦時時樂爲人道之而事父尤盡其力起居飲食寒煖之節無不先意



承志當父疾扶持搔摩衣帶恆累月不解父嘗有目疾久不能  
視英時餽之以舌復廣施天燈以祈之性聰穎凡刺繡之屬他  
人久習不盡其妙者英一覽輒了之常手製衣履博父歡而性  
甘淡泊尚樸素衣裙恆百結猶不忍易也平居默默足未嘗輕  
出戶咸豐庚申夏四月賊陷嘉興城父與弟適受困英時居鄉  
聞之朝夕憂泣焚香默禱願以身代越月餘父弟均脫歸悲喜  
交集乃僑居上海親故以英年已長當受聘英慨然曰患難餘  
生願父一日存則侍奉一日足矣父及親故察其志乃寢念母  
氏早喪未遂廬墓之願居恆鬱鬱不樂忽頸有疽疾闕六七年  
不瘳卒以劇殞時光緒元年七月二十九日也

論曰昔震川歸氏嘗自恨足迹不出里閭所見聞無奇節偉行  
可紀余客海上四五年每留意外閒奇節偉行幾與足迹不出

里閭等不知世間未嘗無奇節偉行而一人之見聞有固故也  
一日友人劉省庵姚遂夫以孝女之弟爾珍所爲事略來示載  
孝女之嘉言懿行甚夥因彙括一二以饒其餘且曰孝女平生  
論事能持大義識大體遇善舉必稟其父力行之雖稱貸無吝  
色在室四十年操作有恆病中獨以未能善事父終爲憾於戲  
豈非其至性特稟於天有非常人所能疆躋者乎

女士王德卿傳

王貞儀字德卿先爲安徽泗州人其祖者輔字惺齋遷居金陵  
父錫琛母洪氏孕十三月而生德卿幼讀書聰穎絕倫惺齋官  
宣化府知府以事遣戍歿於吉林德卿時年十一侍祖母董氏  
及從父奔喪塞外其祖藏書七十五櫃乃護持而涉獵焉又嘗  
學射於蒙古阿將軍之夫火發必中的每角射跨馬橫戟往來

若飛年十六回江南又隨父由京師至關西復自楚之粵東年  
二十五乃適宣城詹氏子名枚字文木年三十而歿德卿淹貫  
羣籍復嫻武藝精梅氏天文算法下及醫卜王遁靡不通貫嘗  
夜坐觀天象言晴雨豐歉皆奇驗時有吳江蒯夫人亦僑居金  
陵德卿一見如舊相識嘗以文字往還蒯夫人名與齡字九英  
爲嘉興錢文端公之孫女安慶府江防同知錢公之幼女  
適權廣西太平府明江同知吳江蒯君嘉珍幼承家學工詩善  
畫信厚明達故與德卿尤爲相得德卿所著有星象圖釋二卷  
籌算易知重訂策算證說西洋籌算增刪女蒙拾誦沈疴藝語  
各一卷象數窺餘四卷術算簡存五卷文選詩賦參評十卷德  
風亭初集十四卷二集六卷繡紉餘箋十卷將歿謂其夫文木  
曰君家門祚薄無可爲者妾今先死不爲不幸吾生平手彙其

爲我盡致蒯夫人蒯夫人能彰我於身後者也夫如其言蒯夫人總爲一縑囊珍襲之時嘉慶二年也後六年嘉興錢衍石給諫訪其姑蒯夫人於黎里得見德卿諸藁本其詩文皆質實說事理不爲藻采諸藁不獲徧錄僅得術算簡存五卷序而識之謂爲班惠姬後一人云又上元朱公緒曾嘗見德風亭初集文九卷詩三卷詞一卷云雜文如勾股三角論日食論歲差日至辨疑盈縮高卑辨經星辨黃赤二道辨地圓論地球比九重天論歲輪定於地心論五星隨天左旋論籌算易知自序厯算簡存自序皆足以見天文算學之大略其讀詩私箋序韻學正譌序論史偶序葬經闢異序醫方驗鈔序原原本本見聞該洽詩五古如吉林塗中頗近選體七古如詞蠶詞擣練圖枯樹歎皆有篇法近體佳句亦多可采德卿歿後數年其夫文木亦亡無

子門祚薄無可爲德卿蓋已先見之矣

論曰余舊聞王德卿名苦不得讀其書及閱同治上江兩縣志續修江甯府志稍稍知其著述大略近讀錢氏記事彙術算簡存序朱公讀書志德風亭初集序敘述頗爲詳盡余雖未能讀其書而二公皆爲知言君子立言固可徵信也錢氏所述頗采詹文木所爲傳又謂九歲通十三經長覽二十三史七月卒業其言過夸不足信然觀其爲書自有實學不可沒也余謂書史所載女子聰慧代不乏人然未有如德卿之能兼資文武六藝旁通者也觀其年僅三十所著述如是之多博而能精是其天資英敏過人本不可以常理論之是以就錢朱二公所述合爲宋錄其要昭晰之計他日覓其諸藁錄上史氏又德卿原籍本泗州其夫家又爲宣城詹氏是兩地地志亦宜兼載而宣城尤

不可缺略也

黃母沈孺人傳代

孺人姓沈氏華亭福安里人儒生沈東繁之仲女也幼讀書明大義長而端重婉嫵凡盥饋織紵無不嫻習年二十六適青浦黃祖憲祖憲父鶴樓君母計太孺人均在堂父子以授徒爲生時有不贍孺人佐以機杼上奉舅姑下操井臼鄉里咸稱曰黃氏有婦矣祖憲登道光乙酉拔萃科旋丁鶴樓君艱孺人贊襄大事規矩秩然家境益困孺人勤操作拊搯有法祖憲服闋將補應朝考忽遭疾遂不起孺人擗踊誓以身殉時年三十六有子家麟生九歲矣計太孺人諭以撫孤大義孺人亦旋悟以有姑在堂遂不忍自是含涕一以養姑教子爲務姑性嚴毅稍拂意輒呵責孺人事奉維謹姑有疾侍藥恆衣不解帶日命家

麟就外傳夜歸課讀并自紡績一燈熒熒漏永不輟旦起作苦  
如恆隆冬盛夏備歷艱辛值歲歉藜藿不充戚里有憐而周恤  
者非其人輒婉言謝之然境艱窶值春秋祭掃備牲醴必豐潔  
後數年計太孺人以天年終孺人曲盡哀禮心力交竭家麟年  
十八爲里中童子師孺人訓以視生徒當如子弟隨時體察因  
資爲課夏楚毋至首一以相夫教讀時法授子焉家麟年二十  
爲博士弟子旋領咸豐紀元恩科鄉薦孺人雖色喜益以敦  
品績學立身行道爲助非端人正士不得造其廬嘗有緩急以  
敝衣裙入質庫及出誤予以新孺人諦之曰此非吾物忍累質  
中人改償邪卒易敝者歸其生平取與準情酌理類如此年逾  
七十猶操作不倦朔望祭祀拜跪有常日瀏覽書史閒與家人  
輩瑣述鬻者所遭之境相慰勉其卒也爲光緒丁丑秋八月十

六月春秋八十有二

贊曰余主講海上每聞諸生述孺人之賢孺人之子家麟及孫恩煦又奉孺人命來從遊孺人之歿家麟狀其嘉言懿行乞爲之傳余惟孺人秉貞潔之操挽黃氏一線之緒核其清修苦節其有造於黃氏甚大又聞藁者鄉之耆老多孺人高誼欲以節孝事實上之大府以請 欽旌孺人以所處之境分所應爾又年已逾例卒命家麟力辭謝而家麟念念不忘孺人艱苦及恩煦謹身節欲類與明之許敬庵勛劉念臺之言相協他日成就顯揚孺人正未有艾均不藉余言爲輕重而余特采其大略著於篇以慰家麟之思且以矜式鄉里焉

丁安人傳

安人姓丁氏諱瑤真字叔媛世居江蘇無錫南市橋之上塘係



出元萬戶府諱進五之後裔祖諱升邑庠生本生祖諱瀚陝西甯羌州知州父諱棠福建候補知縣署龍溪縣知縣母畢太夫人人生二子四女安人其次也幼讀書明大義嫻內則得父母歡道光甲午安人年十七適同里光祿寺署正周建標周氏亦無錫大族建標之祖諱官福建漳州府知府父諱有學行知名於時安人適周氏翁姑均在堂姑爲龔太安人安人奉翁姑以孝御僕婦以慈婦姑尤相得龔太安人遺喉痧疾安人日夕侍養不離側臨終執安人手不能言載二指示意若曰以此累汝蓋一少子未婚一女未字也安人以豕婦持家事死事生一出於誠舅繼娶王太安人安人且夕問視不以先後稍失婦道建標弟妹之婚嫁安人佐舅姑豐約盡禮王太安人生一子安人愛同胞弟道光乙酉大水年饑舅姑爲建標兄弟析爨薄

田若干畝連年旱蝗東修所入恆不足自給安人耐苦習勤節  
縮有法建標恆得暇逸咸豐開粵西盜起蔓延大江南北庚申  
四月朔賊竄無錫境安人有從娣鄧攜老幼來依以其不載神  
主僭遷也切讓之仍優待如禮初十日賊陷無錫縣城四出焚  
掠火光燭天村人惶憐議徒建標與安人議卒不得一安全之  
法安人曰吾意決矣必不如彼忍辱偷生也乃呼僕婦尤媪進  
曰負若工值任若取之去留自便可也媪曰安樂其而憂患離  
吾不忍爲也後數日建標同安人尤媪各自逃避乍合乍離每  
相遇安人必顧建標曰各自爲生毋牽連也一日安人遇賊於  
荒冢罵賊甚厲將引刀自刎尤媪止之賊怒脇行至邵家池見  
從娣鄧已死池中安人曰得所矣遇某姑曰而女擄矣何不殺  
之且而兒女多何不留子去女以一死繼之賊怒甚舉刃背擊

安人肩安人奮迅投池中尤媪援之如是者三賊遙睨之尤媪  
防益謹安人曰汝勿害我我何人豈爲賊污者但我死主人恐  
不獨生非汝誰救汝服事主人亦須如我我在九原自當默佑  
也言訖卽躍入深淵尤媪又下援力竭不勝安人遂沒時咸豐  
十年庚申四月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先是建標過祖祠見安人  
披髮履水坐淚促速行建標曰俟我回家一視卽來同汝歸慎  
勿輕生也安人曰諾比至家闕然返而安人已沒矣建標痛極  
亦投池尤媪力持之仍就水負安人屍出次日午乃得棺草草  
成殮卽日權厝於先塋昭次尤媪之夫曰查阿敖無錫南門鄉  
北碼頭人年三十二夫死族人逼嫁不從傭工守節始終在周  
氏臨難不去事死事生卒得其力例得附書

孝烈丁安人傳附記

余友新陽趙靜涵孝廉元益以周君建標所作其妻丁安人節烈行略見示乞代爲家傳余已采其要者書之今仍就行略中所載補錄數端安人之行誼乃備安人之父龍溪公居廬遭疾左右無人巫醫祈禱經歲不懈既卒哀毀踰制母太夫人歿于楚中間訃號慟幾殞喪還哭如之鬱火結成痔瘍爲終生患安人揚哲順頤博脣秀目鬢髮長可委地精女紅雖尋常衣履裁製新奇不同俗豔繡字尤妙轉折次第筆法毫忽無差而姿媚較勝墨書自奉甚約修祀維虔脫肉作魚造次必以正縱盛寒暑不假人手他人效之亦未有如安人之甘旨者暇率僕婦藝蔬紫茄白萹瓜果園牆盆盎栽花四時不絕所居之室警歎無聞匾鏡縹緗燦然羅列夜輒篝鐙誦唐宋人詩遂亦能詩兼能繪事不肯多作作亦不存又喜閱明季殉難事逢人道說聽者

厭聞蓋天性如是意有所託可見罵賊投池非偶然也安人有兄名紹儀知府銜曾署福建上洋通判父疾嘗割肱和藥以進季妹麗貞在室時母有疾亦割肱和藥以進安人之兄妹一門純孝尤爲世所罕見也安人殉節後二日周君之六婦母程孺人給賊脫其夫於難卽投池死之又有孕婦王聞夫趙擄走入蘆渚死賊劊剔腸胃棄葬後山蓋咸豐閒凡遭賊氛婦女不肯受辱望風而死者不知凡幾茲就周君所述並附存之周君自安人亡後室中早晚常聞異香寅夜有光圓轉類火聚散不一是年夏窗外榴花開尤繁豔具有啼慘之狀入秋梨實落而復敗榮白花紅葉帶雨悽然咸以安人靈爽所憑云

孫氏二節婦傳

節婦姓金氏桐城東鄉雙溪鎮金宗健之女少適圩缺口孫東

來當是時東來之父竹亭及繼母左氏均年四十餘逾二年東來繼母左氏歿其父復娶同里嚴氏節婦上事舅姑均能盡禮執婦道同治三年節婦生一子名加珠逾年殤又逾年其夫東來亦病亡孫氏長老爲節婦過繼外房孫愛竹之子名加訓者爲節婦嗣子節婦旋爲聘同里朱福康之女爲媳洎加訓入小學之年節婦卽爲擇師教讀加訓故早年多病節婦竭心力撫育至二十一歲病亡時朱氏年十九尙未完婚後來人有爲之議婚他氏者朱氏立志堅定毅然奉孀姑守貞偕老今光緒庚子孫氏長老爲擇節婦夫兄揚來之子嘉麟子名立賢年十二爲節婦嗣子加訓爲嗣節婦於咸豐十年年十九適孫氏年二十四而夫亡今年五十有九蓋已守節三十五年朱氏年五歲適孫氏爲養媳年十九未成婚而夫亡今年三十有三蓋已守

貞十五年矣節婦自夫亡後備嘗艱苦其境有爲人所難堪者而卒能守分安命立志無他先是其舅初娶劉氏繼娶左氏三娶嚴氏節婦已於光緒八年時值水荒竭力經營買山安葬舅姑四喪近又擇地葬亡夫及其嗣子仍與朱氏含酸茹歎益礪冰雪之操迄未獲安常處順今幸有嗣孫以天道觀之善人當必有後孫氏姑婦晚年庶幾可享安平之福矣

贊曰晚近之世天地之正氣多不鍾於丈夫而鍾於窮鄉婦人女子故一鄉之中婦人之不幸失所天而卒以節孝著者恆有所睹而女子之未婚守貞者亦每有所聞余早年頗習文學爲鄉里及外間作節孝貞潔傳狀者多矣然亦未有貞潔萃於姑婦並在孫氏一門者於戲其可憫也夫其可敬也夫

節婦姓俞氏桐城東鄉人 救授文林郎俞民昇之女年二十  
一適同里丁有才之子必壽爲妻曲盡婦道鄉里賢之將近七  
年夫以病歿時節婦年甫二十七以守節自誓夫家故貧三年  
後以亡夫及其家三喪未葬乃請於母家故山餘地安葬之年  
四十丁氏長老以節婦含酸茹苦礪冰雪之操始終不改乃爲  
立本房之子懷榮爲之嗣節婦又以俞氏四弟某之女爲之媳  
今節婦年四十有八蓋守節已二十一年例得請旌於 朝矣  
里人蕭穆乃爲之贊曰

粵有賢媛挺生閭閻閨房之秀四德能兼年甫及笄箴明女史  
出嫁於丁朱陳媲美天道難測案不齊鴻霜凋夏綠雹碎春紅  
倒用陳句正衾旣奉誓從地下茹苦含辛鄉里感化千丈之松常有  
風霜撫孤養媳奕葉其昌



記黟縣老節婦鄭氏事略

己亥夏四月初旬余由家出門將赴上海廣方言館道過和悅洲利和錢莊留住三日與莊友汪永年話舊永年因述去年冬十二月十九日在里中往見少東李子嘉回便道省先人之墓所行路逕皆爲阡陌見一老婦抱首踣地似爲患急症狀因詣前問視將近咫尺其老婦突然樹立大聲曰適擔糞來澆灌坦麥野人以旱田名之曰坦不意患頭暈是以爾爾余見此老婦年七十左右衣裳破裂寒賤可憫因問現年七十有幾答云今年九十三歲衣祿未滿閩王不收以至此耳言詞之間尙見精悍之氣余惻然憐憫卽探囊取錢盈手贈之老婦堅辭不受且大聲曰我生平嗜煙亦不曾喫人一口豈肯受爾先生此多文錢乎老婦無狀夫十七歲卽死掩埋官山前年曾積下荳麥售之得價託

表叔某君買得一地將來爲葬翁姑及身之計甘自茹苦食力  
不願耗費他人一文上年九都朱先生欲爲老婦報名請 旌  
需錢三千幾百文老婦自念無親無子要此何用乃以無錢拒  
之問答片刻欽敬無已卽到先君墓回路追思前事行至西崗  
村見男女老幼曝日聚談余趨前便問適聞見一老婦擔糞桶  
歸乎答云已回卽前屋是也轉問何幹余將前事述之大家哄  
然曰此人姓鄭親族無人又無姻戚子然一身世居於此種田  
種坦每日只喫米一筒爲粥分作兩餐往往做事無力輒自詈  
罵傍人問渠何故自詈答云無力做事不自詈詈誰乎我輩所  
見一生茹苦守節自食其力從未見苟取於人一奇婦也余嗟  
嘆而歸旋詢之鄉中老者乃知爲十都排林村王十朋之女幼  
字九都鄭朝雪十七歲卽寡今實九十三云永年所述如是因

據此記之跡其生平苦節而又剛介實異於尋常守志者

葉念庚聘妻方氏貞節紀略

昔歸震川先生自恨足迹不出里閭不得天下之奇節偉行而書之今觀其集中所作陶節婦韋節婦王烈婦等傳寥寥數篇當時節烈情事摹寫曲折詳盡至今如目覩其事惜天下之婦女貞節可風不過震川其人湮沒而不見知於世者多矣吾鄉婦女前此節孝貞烈見於縣志及鄉先輩文集傳者固多而湮沒不傳者亦復不少近有同鄉章敬文之第三女許字同里張氏未婚而張氏子死章女聞之毅然請於父母歸張氏奉姑守志今已十三年敬文已爲其女請旌於朝鄉里莫不盛稱之今年秋八月余以事至金陵適同邑葉松坡亦館於族人葉篤臣大令差次相晤卽爲余道其再從子念庚之聘妻方氏

守貞之事甚悉余因紀大略以識之方氏者名威吉字淑貞邑庠生方昌熾之女孫儒士方夢徵第三女也母氏許有禮法爲鄉里所稱先夢徵與松坡從堂兄葉蔭椿同就館於縣城往還相友善蔭椿攜長子念庚附課夢徵愛其聰穎爰以第三女威吉許字之逾數年夢徵以一子夭又屢困場屋鬱鬱成疾以歿蔭椿曾率念庚往弔知其家貧甚而力不能贖乃攜念庚就館於皖南數年與方氏不通音問未幾念庚以勤學得咯血疾以今年正月某日死年已二十有三方氏年亦相若蔭椿以子未完姻不卽訃聞乃方氏一夕夢一少年立其前形色慘憺曰余卽若壻也若毋負我方氏驚寤竊怪之逾旬乃悉念庚亡狀卽沐浴更衣拜哭父墓歸復拜於寢扃戶蒙被而臥四日不出其母許氏先往其父母家久住室內無人其鄰思見方女多日不

出大駭咸破扉而入見女困頓牀褥掖之不起進飲不納鄰婦  
等勸之至再女哭愈哀且曰我無父無兄弟苦累寡母有年矣  
徒生益增母累耳言已以首觸牀血流殷枕鄰眾力救更番坐  
守母氏間信歸女不食已七日矣奄奄一息相抱痛哭其堂兄  
嚴明喻以大義良久始強納勺飲急遣伴以狀告葉氏時蔭椿  
已就遠館妻汪氏以家窘一時無所措問計於松坡松坡稍有  
疑慮乃向來伴詳問此女素行若何伴云此女內慧外樸端重  
寡言能稟母教持躬倍極勤苦嘗虔禱神以療母疾質薄產葬  
父種種美行不具述松坡乃知此女生有自來必能終副所志  
遣資汪氏往女家撫之體已半僵舌轆結不能出聲灌以西洋  
參湯乃強張目對姑泣曰姑獨不以兒爲婦邪使兒早知先往  
親侍湯藥矧視舍殮兒死亦無恨姑引咎哀慰再三調養數日

漸能扶起其母與堂兄嚴明送偕姑歸既拜葉氏祖堂卽撫夫  
主呼天一慟幾絕進以湯不肯飲其姑與母銜淚吞聲慘傷  
無計松坡乃引禮經繩之多方寬譬女乃稍有所悟強飲米汁  
少許松坡卽爲女安身心計命其妻梁氏善撫之如己女其母  
與姑均銜感命女拜松坡妻爲母松坡女爲妹一切生計皆盡  
力爲之籌畫將擇五服內外有子弟稱心者爲之嗣焉余旣嘉  
方氏之貞節與章氏之女同時媲美爲吾邑增輝又欽松坡能  
善成女志爲今士大夫所難能而可貴也爰書其略以俟世有  
能文如震川其人者詳書之以師世範俗焉己亥九月朔書於  
秦淮寓舍

敬孚類藁卷十四

記事

桐城蕭穆敬孚

記宋紹興十八年戊辰科榜首王佐事

朱文公登紹興十八年戊辰科五甲第九十人進士其一甲榜首爲王佐宋時題名錄至今無一存者惟紹興戊辰科有朱文公故此題名錄明人重刻之至今流傳於世偶閱會稽章實齋先生嘉慶戊午己未劄記有云紹興府城中正橋北有碑大書宋徽國朱文公榜狀元王佐故里按宋制進士一甲及第二三甲賜進士出身四五甲賜同進士出身凡進士之登第者記其科年必以狀元姓名標識故敘朱子履歷當云登王佐榜五甲進士今狀元乃反借五甲同出身之進士爲榮然則天爵之不比於人爵亦可見矣然章先生博極羣書考求先達故事亦不

知王佐之爲何如人也頃遊湘中偶閱湖南通志名宦傳所載王佐山陰人紹興末知永州民有冤者盡言其情無實者咸畏其法暇卽延見諸生諮詢長老張浚王十朋薦之加直寶文閣孝宗時爲湖南安撫使茶賊陳豐嘯聚數千人出沒旁郡朝廷命佐討之時太尉馮湛謫居在焉佐權宜用之諜知賊巢所在乘日晡放飯少休時遣亡命卒三十持短兵前湛率五百人繼其後徑入山寨豐方抱孫獨坐其徒皆無在者錯愕不知所爲亟鳴金嘯聚已無及矣於是成禽餘黨亦多就捕佐以湛功聞於朝復元官佐增秩據此則王佐實有經世之略文武兼資者也然湖南名宦志祇載其人在湖南政績以後則不兼具想王佐後來升遷亦必尙有緯績可紀容當留心檢閱宋史及他載記詳考之



記明徐中山王遺事示諸生

諸生讀明史太祖功臣諸傳多有不得其死怪太祖刻薄寡恩又極稱徐中山爲能保全晚節其智術有足多者余因述舊見明人記載中山晚年寢疾太祖遣醫示意以鵝肉進與證相反中山知之歎恨而飲旋卽薨逝答之蓋史臣以事屬暗昧不欲明載與太祖取陳友諒之妻閻氏一例曲爲之諱耳諸生曰若如此則明太祖終爲刻薄寡恩何以遠過庸主哉余曰此不盡然諸臣晚節不終其過亦不全在太祖亦多有自取之道若就各人事迹細考而言之則非一時可了姑就中山一人論之太祖初至金陵營吳王宮居之卽位另起宮殿卽以吳王宮賜中山旋又悔之今王府園之地是也意中山功名立之後晚節多有奢侈僭擬之事爲太祖所深忌特又不欲明申其罪故一

且乘其疾而藉醫以致其死命形迹不露亦兩全之道也諸生又問中山晚年奢侈之事不能詳明先生何以意度之余因引王弼洲金陵名園記言金陵名園凡十有六而徐中山之園卽占十有一處某園爲雄爽某園爲清遠各具其勝又記某園在某地某園在某地一一羅列如數家珍度其中亭臺樓閣花木怪石珍禽奇獸之外必尙有非其園中所應有者而僭有之由此類推合當日賜吳王府而旋悔之之事可以略知其故矣世咸云明太祖薄待諸功臣余獨以爲實不盡然蓋諸臣亦各有自取之道也又憶去年秋在金陵秦淮水榭與魏太史家驊相晤茶話偶及明太祖事伊云三年前在鳳陽府分修志書有舊家藏明太祖軼事一冊絕非外間所知中有記徐中山王有疾太祖遣醫診治授意用藥與其證相反中山飲藥而歿太祖聞

之乃跣足奔弔慟哭逾恆旋即將此醫弃市云云余彼時頗以爲疑此等掩耳盜鐘之事太祖未必肯爲之旣而思之太祖生平所爲實亦有出人意外之事大凡英雄舉動人所不能爲之事固多而人所不屑爲之者亦不免有十之二三也

中山之園十一至明萬厯時已多非其所有王弇洲當日所記尙爲遊目及之今其故址多莫可考惟藩司署以東至東牌樓一帶爲遺址之一藩署西首尙有花石數件其東三四百步茶館有花石高數丈矗立是其故物至今未移徙也又南門西首今爲胡家花園尙是中山西園遺址明萬厯間已爲吾縣先達吳大司馬用先所得傳至子孫康熙間尙能守之戴南山西園記所云園今屬吾縣吳氏自其先世司馬公居之是也自康熙以後不知所屬幾家至今屬諸胡氏余嘗爲友人所邀數會飲

於此度今日園中位置風景非復中山及吳大司馬時之位置風景矣

記鄭鄭獄

崇禎間常州鄭峯陽太史鄭有被誣杖母之事首發之於其從舅大學士吳宗達及其同鄉許舍人曦而獄成之於溫體仁雖黃公道周劉公宗周先後上疏辨誣論救迄不可得時懷宗正信用溫體仁體仁故嘗有不慊於峯陽必欲置之死地者也及溫以彈劾者眾放歸田里而懷宗猶聽溫一面之辭怒不能已仍磔峯陽於市此事已經黃公宗羲所爲鄭峯陽墓誌銘詳載之後來沈公德潛汪公師韓陸公繼輅梁公章鉅各爲記載詳略不同其爲峯陽辨誣則一也然余以吳宗達許曦溫體仁等不撫峯陽他事以誣之而惟以無情無理杖母之事爲誣蓋士

大夫雖至有不孝亦斷不至於喪心病狂而有杖母之事也二十年前於新陽趙君元益寓齋見有舊鈔本歸安嚴氏元照所著蕙櫨雜記多載前人軼事中有述及盧抱經先生言鄭峯陽獄事乃恍然大悟峯陽杖母雖無實情而事出有因則又諸名公所不及知也蓋峯陽母夫人嘗夢神言當受官刑告峯陽恐踐妖夢峯陽解釋再四母疑未釋峯陽憂之乃曰兒亦嘗食祿於朝矣設坐訊母伏受杖母大喜從之遂命婢撲三下適爲表兄某所值遂爲所擣峯陽平生事母至孝事發母夫人具牒述其始末屢奉部駁始終爲溫體仁害之也抱經先生嘗主講常州龍城書院曾親至鄭氏見當時案件如是後爲嚴君述之又峯陽之事外有陳忠裕公年譜所述與諸名公之論相反顧亭林詩集有陸賁士來復昔代許曦草疏攻鄭至詆爲宵人余舊

已著一論各辭而闢之此不具述

記鄭成功遺蹟碑銘及傳

戊子冬十一月余在日本東京中國使館見隨員遵義劉子貞大令慶汾案頭有日本人舊鈔肥前國平戶島千里濱鄭氏遺蹟碑記并銘一篇凡千五百餘字彼國嘉永五年壬子冬十有二月中潛高行所撰卽我中國咸豐二年也又有鄭氏遺蹟碑陰記一篇凡二百二十一字未著撰人又有鄭將軍成功傳碑一篇凡五千五百餘字乃彼國碩儒東都朝川鼎字五鼎號善庵撰均記明季鄭芝龍到日本長崎原注慶長壬子卽明萬曆四十年壬子也從平戶河內浦娶土人田川氏女生子成功及其父子後歸中華占臺灣始末中多異聞軼事中華人記鄭氏父子之事未有如此詳盡者也先是田川氏娠成功時一日出遊千里濱拾文貝俄

將分娩不暇還家乃就濱內巨石以誕時爲彼國寬永元年七月某日卽吾中國明天啟四年甲子也土人因名其石曰兒誕石後來成功暨其子孫歿後數十年彼國藩王乾齋公感成功三十餘年獨據孤島奉明正朔恢復之志雖未能遂實爲義勇兼全命彼國儒臣朝川鼎作傳將勒石於千里濱以存古蹟以字過多不便上石復命彼國儒臣高行爲之碑銘僅一千五百餘言較朝川氏傳碑各有異同遂據此勒石於肥前國平戶島千里濱兒誕石卽在碑西沙磧間仍建石標之而以朝川鼎所撰碑銘鈔版藏於碑西河內浦羽流善相院庭有鄭氏遺愛竹柏樹土人謂之力柴舊時相傳斯石忌人以足上踏若踏之卽聞空中兒嘯聲而得疾者多不起云云事雖屬於怪誕然忠義之士英靈未泯偶示靈異理或有之余旣向子貞假此把玩之

良久子貞云係前假之於長崎老儒岡田篁所名穆號恆庵者  
藏本今擬還之時余以歲時將晏急欲回華子貞遂以此本付  
余過長崎特訪岡田翁可向轉借並作字爲之介紹未幾余過  
長崎卽訪岡田翁於同區引地町翁一見善氣迎人如舊相識  
架上圖書森列兩人筆談良久余以子貞書信投之并言將假  
此書回華手鈔一月卽可寄還翁云此係友人之物亦不急須  
卽兩月何妨并設饌見餉并所書條幅所畫古松各一及古書  
二三種見贈時戊子嘉平十一日也余回華後至次年己丑二  
月閒將此書先後鈔畢卽以原本寄還岡田翁此鈔冊藏之於  
家後來曾借與丹徒陳優貢慶年另錄一本亦久見還今檢閱  
舊籍忽見此書細閱一過距戊己借鈔之時又十三年矣暇  
日當取中國記載鄭氏事迹考其同異焉



記甯化雷質一副憲遺事

往余讀方望溪先生與雷公質一手札有云賢文頗得理趣而字句不合於古又云賢文大長乃不離經史之效也蓋副憲受業於方公其文多本其法而不爲苟作者後得經筵堂文鈔讀之皆平近切實大約不出方公所言集首有陰承方所撰行狀於雷公學行亦具崖略公前後兩督浙江學政其後任時值乾隆乙亥秋浙西災公寓書督撫勸其入告弗聽乃自奏卽荷恩賑濟民困以甦丙子陳情得請歸里行狀之言如此今偶閱蕙樓雜記有一則記公事可與此相發明特爲節要以補行狀所未及先是公督浙學聞有處士吳穎芳通儒釋居杭州艮山門外李眉生文云穎芳字西林乃往就見詢謀所及處士槩謝不知公歸數日復往訪之禮愈恭處士不復辭拒縱言不隱自晨至日中未

已。是時湖州大饑。大吏置勿理。處士爲公言之。時烏程吳刑部巖任錢塘教諭。公問其詳。與處士言合。公卽發檄按臨湖州。目覩民困。怒甚。參奏大吏以下。降罰各有差。其原奏爲幕客陳梓所爲。公稍爲點竄之。未幾。陳君作勸農詩示公。公遂告養歸。其詩頗傳誦。人口僅暮雨。欲來須早計。春風雖好不多吹。一聯耳。公旣得請。吳教諭慮禍及。問計於公公。令赴禮部試。後成進士官至刑部員外郎。

記開化戴簡恪公軼事

余往者聞金谿戴尙書敦元居官之清儉。及記誦之淵博。未深悉其所以。後讀海昌陳其元庸閒齋筆記。中有記公事云。余道光壬辰應京兆試。公時爲刑部尙書。以年家子上謁。公謙抑殊甚。余搜僻典故。則叩之。公則曰。年老記憶不真。似在某書某卷。

第幾葉第幾行內其前則某語其後則某語試繙之則百不爽  
一余嘗問公天下書應俱讀盡矣公曰古今書籍浩如淵海人  
生歲月幾何安能讀得遍惟天下總此義理古人今人說來說  
去不過是此等話頭當世以爲獨得之奇者大率俱前世人之  
唾餘耳公於刑部例案最熟無一事可以欺之老胥猾吏見之  
束手故終身歷官不出刑部云云後與歸安友人凌子與霞談  
及此段子與曰公幼讀書卽十行俱下乾隆間南昌彭文勤公  
元瑞督學兩浙公時年十一補博士弟子員彭公見公年尚幼  
其文雖老宿不能過疑非公作發放時因以書義數事問公公  
應答如流彭公勉之上進不復深問公卽以古書數事轉問彭  
公彭公幾於辭窮勉強答以大略後來學益精進成進士入翰  
林官刑部侍郎時以事請假小住杭州未幾有補授刑部尙書

之命公攜一僕入京道過揚州其僕有疾不能從時錢塘陳大令文述爲江都縣令因向陳君借一僕同行甫至黃河公慮陳僕不能久留遂命陳僕回揚州獨身渡黃河入京師道途旅舍均不知其爲新任之尙書也頃讀國史列傳憶及陳君所記及凌君所述遂追記之

記方恪敏公軼事二則

鄉先達方恪敏公少遭家難出入關塞流離困阨至中晚之年遭時得位歷任封疆勳名懋著大者載於國史家乘名人碑傳文人學士類能知之其生平遺事極多余少時往往聞諸師友隨得隨忘今追憶瑣事一二聊爲錄之公少年落魄揚州主於某鹽商家豪客極多終日坐爲之滿鹽商母素有知人鑑一日謂曰子終日招攬游客拯助多人中亦有足稱腳色者乎吾

將暵之一日賓客滿坐其母暵之晚謂其子曰子所招之客皆庸庸不足道惟末坐一人他日功名富貴未可限量子當厚資之乃不負多年延攬眾賓之豪舉耳所謂末坐即指公也時極繼繼眾客皆不經意即此商亦不以上客待之也一公少時嘗客浙中所親某官廨中亦僅以食客待之一日有相士至決人貴賤休咎侃侃直言無所迴避所有署中賓客幕友無一足中相者公時在署中不爲眾人所禮有以公爲戲屬其一相者公不爲動相士無意中遠見之即大驚異迎面而揖之曰子大貴人也其窮不久矣因屬其早入京師當必有遇蓋相士知公不足爲異所異者婦人女子亦有具人倫風鑑耳然此爲人之知公也而公之知人則尤有奇者公官直隸總督時凡有大公事當堂應辦者必先招首縣某君來命其立坐後事畢乃命之

回署不交一言一日與保定府知府某君燕見話及瑣事某君亦有心人也乘閒請曰宮保每有公事嘗招某令至不與一言何也公曰子未知邪我這一席某令他時有分我不過令其熟悉公事耳然此席吾兄他時亦有分又當在某令之後但吾兄閱歷較深他日當可優爲之吾兄再加勉之可也其後公薨於位十數年左右某令與某守先後均官此位一如公言一公官直督時有臬司裴公宗錫與公意見時有不合凡遇公事嘗持異議不甚相得彼此亦嘗相遷就而公事亦卒不爲之償及公寢疾自知不起公晚年得勤襄公時方十歲乃請裴公至寢室以身後諸事爲託且請以裴公之女爲其子婦時裴公已丁父憂尙未起程乃慨然身任之裴公起復後官至安徽巡撫亦卓有政聲公與裴公之事學士大夫尙有知之者其知某守令先

後爲直隸總督知之者鮮暇當考畿輔通志保定府志尙可均得其人大凡名公貴人多有知人鑑不足爲異所異者公何以知二人之先後均爲封疆大吏又何以知其先後必在直隸也

記海甯陸辛齋處士逸事

海甯查初白先生人海記記錢塘大遮山東明寺相傳建文曾避迹於此順治丙戌有二十二人偉幹傑貌免胄而入徧視佛像不拜見建文像則拜而下泣一人在前餘隨後不敢並裏衣朱殷膚如刻漆人臂二弓腰一銃鎧仗重鐵負荷皆百餘斤後皆投碧浪湖死首尾凡四百餘言其事其人甚怪查公云外舅陸辛齋名嘉淑字冰修述寺僧指月之語云云余是以意陸公之爲人必明季遺老多識前言往行者後檢乾隆間海甯州志文苑傳云辛齋父鈺明舉人方正樸茂鄉黨宗之嘉淑生有異稟數歲

能作徑尺大字長益博覽羣書詩文清麗援筆數千言立就以  
父歿於亂棄諸生不應有司試家計日落殊不屑意晚歲遊京  
師一時名公鉅卿交相推重或欲薦應宏詞科力辭不就查編  
修慎行其壻也少從學詩得其指授爲多又藝文志有辛齋遺  
稿辛齋詩話今亦未見傳本今偶閱雲間蔡澄練江所著雜窗  
叢話中有記辛齋逸事一端頗爲風韻蔡氏之書不甚傳世今  
特爲標出以見陸公不第天性高曠以詩文鳴世其人倫風鑑  
亦不可及也蔡氏之言曰海甯陸射山先生嘉叔前明老宿普  
詩古有人倫鑑欲爲其女與寡嫂之女擇壻於邑中得查慎行  
許汝霖二人皆貧而好學謂其嫂曰查富貴未可必成名士  
許則八座無疑也嫂以女字許查爲射山壻許旣婚射山嫂知  
其家徒壁立爲之哭失明查竟不能娶而射山適斷絃欲遠行



伴謂其女曰我與汝至母舅家遂同乘小舟至壻門射山先入  
門謂慎行父曰我兩人兒女長大可成婚矣慎行父亦名士而  
拘禮法答曰雖貧不能備六禮卽具酒食一席亦非倉猝可致  
者射山曰皆不須此今是吉日我特送女來遂成婚許娶後數  
年聯捷至大位竟爲慎行座主云又汝霖娶後其妻歸甯有孕  
欲產而汝霖適有遠行俗謂出嫁女不利產於母家其母亦以  
爲嫌射山曰此鄉愚之見豈可出於我家乎遂產得男而陸氏  
後頗昌盛以上俱本蔡氏原書又有記汝霖事二則不錄今案查編修之祖大緯仕行  
朝爲武庫主事父崧繼字柱背後改名遺字逸遠號學圃武庫  
側足焦原逸遠左右其閒往來四渡渾海武庫捐館逸遠家濟  
艱難重立門戶內行純備多所義舉與吾縣錢田閒先生先後  
入復社田閒嘗贈之以詩許公以康熙乙卯舉於鄉壬戌成進

士入翰林官至禮部尙書初自先生以康熙甲子夏北遊太學  
又九年舉癸酉順天鄉試年已四十有四又十年癸未成進士  
入翰林年已五十有四後俱奉 內廷者七年從事書局者三  
年癸巳夏移疾乞歸年已六十有四仕宦終不如許公之顯卒  
以詩詞鳴於世終不出陸先生之所鑒云

記吳文節公遺事一則

儀徵吳文節公文鎔道光朝服官中外及咸豐三四年間總督  
兩湖禦賊於黃州殉難始末已見 國史列傳及諸家記載公  
之志事已與日月爭光矣今閱歸安亡友陸存齋所作公神道  
碑銘因記三四十年前吾邑亡友姚伯厚爲余言一事始日有  
輯 國朝名臣言行錄者亦可載之以見公清德之一端焉據  
云咸豐初公以浙江巡撫奉

文宗顯皇帝特旨升授雲貴總督一日駐雲南某縣清晨縣令某衣冠捧燕窩一盃奉公公熟視之曰此何物也縣令以燕窩對公駭然曰此物舊嘗聞之知爲貴物汝一縣令焉能辦此且汝雖縣令是朝廷命官此等事自是紀綱之職汝奈何自輕若此因訓誡十數語力卻之鄰縣有聞其事者轉相傳語後來公駟從所至無敢爲越禮之進焉伯厚又述道光閒四川總督寶興公一事雖與吳公奢儉相反亦足爲封疆大吏褊隘殘刻者戒據云寶興公閱邊至頭站某縣辦差凡飲食之精美器具之華麗不具述僅舉地毯一端第一層用棉花上鋪氈條氈條上層用大紅緞以金線界爲方磚又此上乃用五色絨緞寶興公入一見駭然曰此等陳設我兄弟萬不敢當力命撤之見第二層亦復紅彩奪目光光燦爛復駭然曰我兄弟更不敢當縣令

以此下更無他物僅紅呢一層勢難再撤寶興公乃欣然屢入時下站已早遣人來視一一明列照樣辦備念無有以取勝者復以千金買一美人伺寶興公入室送之侍寢至第三站其缺極苦不但他物不能備辦卽地毯一節亦無力爲之頓出主張乃決意去官一切不辦行所無事寶興公入城亦不迎接遣人問訊以某老爺正在大堂問案再問公館所在縣差人引一空屋灰塵不埽似多年無人看守者寶興公不得已冷坐空室茶水不時進良久縣令乃入參見衣冠破裂曰請大人立參寶興公徐徐應曰我亦不肯參汝自指其鼻曰但汝亦收拾我兄弟太苦耳乃草草一宿而去以下各站皆各視其力之所及者行之自公督四川一切皆照定章黜陟秉公而閱邊之前兩站亦未見升擢以下諸站亦未見譴謫蓋太平之世川廣州縣類多

殷富州縣辦差各極華麗大吏亦習以爲常若寶興公又爲華  
胄高門生平享用又與寒儉起家者不同且聞其歷官均有政  
績一切以寬大處之卽此一端可以見矣雖與吳公相去懸遠  
然總非尋常督撫所易企也

記通州徐清惠公遺事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江南通州徐公宗幹以疾薨於福建  
巡撫任所時湘陰左公總制閩浙以徐公遺疏及其生平政績  
奏聞 天子軫悼 賜卹如例入祀福建名宦祠 予諡清  
惠 沅陵吳公大廷嘗官福建鹽法道於徐左兩公爲屬員兩公  
亦深器之徐公薨後吳公會據所知事績爲銘幽之文今偶檢  
所著小西腴山館文集因憶同治光緒之間五六年與吳公在  
上海時相往還偶及左徐兩公同官之事有云同治某年左公

參劾州縣官三四人徐公旋知之知其一時誤聽人言也卽爲專摺奏保閱日因公事往見左公談畢徐公乃曰近聞季翁具摺奏參某某等然季翁參之兄弟保摺已拜發矣此稿請季翁一閱之左公徐曰幸賴有此兄弟無悔矣自是兩公凡有要公及舉錯必先相聞所見合然後行之一無成見橫於中穆往聞湘陰郭公嵩濼官廣東巡撫時恆與某制軍意見不合公事不免掣肘郭公忿曰督撫同城誤盡天下蒼生蓋當日國家立制有督撫同城必有所爲而兩廣總督舊本駐節肇慶道光二年因洋務事改駐廣州今只兩廣兩湖閩浙雲貴等省如是若吏部奏請將此四督改駐各省險要之地與巡撫分任其事庶乎可也然以左徐兩公之事觀之則督撫同城並無有礙又足爲天下蒼生造福矣嗚呼和而不同和衷共濟近世尙有聞

風而興起者邪

張愛濤先生軼事

先生宦遊十餘年秦人既以政績彙一編刻爲張公名宦錄又於長安潼關等地建祠春秋致祭矣今年冬十一月余由大梁往楚北道過新野時先生哲嗣佳齡主講白水書院留數日言先生軼事數端云先生入翰林時成親王以書法名動一時見先生書甚愛之使人屬意欲羅致門下先生不可既而請爲友又不可後又寄紙索書又不可散館後出宰陝西長安縣時巡撫某公有豪奴甚猖獗人多憚之先生一日上院與同僚集官廳眾曰撫軍豪奴某甚凶橫我輩力不能制君亦淡漠視之耶先生曰我固未知也同僚方歷數其罪忽有肩輿直入堂上眾方驚訝察之卽豪奴也先生怒卽命大笞數十乃執以聞秦撫

曰可再答之先生命拽之下又大笞數十卽請秦撫立逐之秦撫素嘉先生忠直亦不以爲過也遇之如初官潼關同知時先生長子延齡讀書署中時有商人練達公務先生嘉之商人嘗往來署中一日延齡北上鄉試商人懷數百金爲資斧趨起不敢進先生察其故乃大怒曰吾以爾爲老成人今以我爲何如人乃逐之不令再入署先生卒後十餘年次子怡齡以事入秦父老有相識者感念先生德政咸泫然流涕爭以酒食相餽且慰問曰先公在此甚清苦今家何以爲生秦人至今春秋致祭不絕有禱於祠輒應先生廉潔愛民不避權勢卽此可見其他事蹟則別具焉

周端孝先生遺像記

丙申冬十二月十四日訪諸暨孫問清太史於上海寓居其鄉



人俞墨莊搆明遺老吳郡周端孝先生畫像一軸付裱工重爲  
裝潢余因展軸觀之左方有己亥夏日豫章舒時貞寫十字一  
行上方有墓志銘一篇末署秦餘山人俟齋徐枋撰葑溪後學  
鬱持徐惇書左方又有高松一株并贊云儒衣儒冠先生是安  
一木一石先生是適斯之靈光殆古之遺直歟下題壬子小春  
爲芸齋老表伯布景敬贊呈教正小姪王武二十一字兩三行  
據墓志序先生諱茂蘭字子佩私諡端孝姓周氏爲宋太師左  
丞相益國文忠公必大之後本江右廬陵人從益國五傳而遷  
吳郡之虞山後三傳而別居郡城再傳爲贈太常卿涇川公諱  
冠官龍游令龍游生贈太常卿冲宇公諱可賢冲宇生贈太常  
卿忠介公諱順昌卽嘉廟朝天下所稱爲周吏部清忠絕世以  
忤逆璫緹騎逮吳氓爲擊殺緹騎者也忠介故四子先生爲長

忠介逮時爲天啟丙寅先生年二十二云云以下敘述忠介赴義後先生事母吳太夫人孝養及爲諸弟妹先後婚嫁并烈皇帝卽位爲忠介伏闕訟冤請誅逆黨倪文煥報父讐請三代贈官申父志刺十指血書疏淋漓千言指血不足復以刀刺舌血再書以進及營葬三代爲忠介起特祠諸務畢而天下亂入

國朝以遺民老至丙寅考終年八十二家世及行誼大略如是憶乙酉秋余在江甯府學教授趙季梅丈所見忠介公小像及被逮赴詔獄家書二紙裝成卷子家書訓子立身爲人爲學之道甚悉趙丈曾與諸同人各爲詩及題跋余亦賦五言律詩兩首書於卷末趙丈云將送焦山藏之忠介像面白而長下方稍削鬚眉極秀如書生先生面上豐而下銳色黃而鬚疏忠介之像當摹於中年先生像上方署己亥寫以天啟丙寅年二十二

推之則在 國朝順治十六年先生年五十有五迨壬子王武  
布景又在康熙十一年先生六十有八所題芸齋蓋先生晚年  
別號因詳識之計十二年閒無意中獲敬觀先生兩代遺容幸  
何如也

記嘉慶戊午科湖南鄉試事

嘉慶戊午科湖南鄉試場後諸生有肄業省會各書院者咸以  
文呈院長訂其高下時主講嶽麓書院者爲原任通政司羅徽  
五先生典有湘陰肄業生員彭玳文品極高羅公決其必第一  
名中式及榜發解元乃傅晉賢而彭玳固未中式也羅公大駭  
將使人搜訪落卷閱之會聞墨出彭玳見解元之文卽已作也  
卽往取原卷不得而傅晉賢固富家子素無文名而中式之文  
絕高人皆知其非已出也於是物議紛然監臨監試諸公乃徧

搜落卷則傳晉賢之原卷固在共加訊究悉得其情蓋傅以千  
二百金賂承辦科場五經房繕書樊順承句串內簾刻字匠羅  
文秀私抽取中紅號之卷交樊託病竊帶出外令傅騰入空白  
試卷而以所雕假印蓋之彌封如式密置懷中隨同填榜書吏  
混入又賄屬收掌卷箱書吏喻廷選於臨寫榜唱名提對墨卷  
時抽填呈堂傅乃因此中式獄既具樊立斬傅羅絞決餘發黑  
龍江爲奴而彭珉仍賞還舉人先是事未發時有人從中勸傅  
爲彭捐一知縣彼此兩得彭意亦可而羅院長不答一定須澈  
底查辦樊順承臨刑時大言曰彭某之事何足異哉前有新化  
戴某先生歷試八科均中式均爲我所抽換他人卷得之彭某  
僅一試何足異哉監斬官慮生旁案立爲斬決以滅口此爲今  
廣西布政使游子岱先生舊爲余言因追記之游公又述羅通

政爲諸生家極貧肄業嶽麓書院不甚顧卹妻子妻某氏多方  
假貸撫養子女羅公每回家見釜中有食輒全啖而去乾隆  
科鄉試羅公應試榜將發忽回家妻方外出見釜中飯已熟  
乃悉啖而去妻旋回家將以食子女已亦且充飢見釜中已空  
知爲夫歸所啖而去者一時苦無生法又以積怨乃就縊其夜  
榜發羅公高捷第一後來成進士入翰林以及爲官致仕主講  
遂終身不再娶

### 記釐金

咸豐軍興以來月餉浩繁各省賴有釐金以濟人知釐金本謀  
出於浙人錢江成於雷副憲以誠其實雷公奉旨辦理糧臺  
開府邵伯埭僅疏請試行於泰州仙女廟兩處其後侍郎勝保  
又推廣雷公之意疏請於西北各省之完善者仿行之實未通

行於東南諸省也咸豐六年向忠武公奉旨督師江南時甯都彭雲墀都轉玉雯已致仕歸田忠武素知其有幹濟之才奏請幫辦軍務未幾上寄諭忠武議行止忠武素不諳理財之方一切均委之於彭君彭君以月餉日多各路協款不足以濟思非仿行釐金不爲功乃與向公會疏請如雷以誠勝保之議再推廣之各直省全行開辦釐金并聲明以撤兵之日一律停止後來錢江與雷公一日談話議論不合雷公亦以屢聽讒言與錢江漸疏因大加譴讓錢江亦使酒罵坐雷公旋命帳下健兒張小虎刺殺之乃以錢江跋扈將謀不軌爲詞出奏塞責彭都轉晚年無子有從子三人皆能讀書人有勸其立繼者彭君謝曰今天下尙未安謐釐金停止遙遙無期自古剝民財以利國者天且譴之釐金之利祇有此數我爲東南始禍者而

禍且及於天下我從子承祖父餘蔭尙能讀書自愛福壽尙有  
可期我若擇繼此子必爲六極之首吾不忍爲之也人謂錢江  
之不得其死彭都轉晚年絕嗣皆以爲創設釐金之報此非然  
也錢江之矜才使氣卽不遇雷公亦必不免於禍特雷公萬不  
應不忍一時之小忿而全忘其大力耳大凡建非常之策只視  
其爲公爲私若眞爲公雖有害於天下天亦必曲爲原諒之其  
罰總與害公營私流毒天下者有閒錢江建策固爲公也然非  
雷公亦不能成之錢之死也自取之也非天殛之也雷公雖以  
他事褫職流寓清江佛寺亦深以誤殺錢江爲不然至爲之誦  
經茹素懺悔自新然享年九十有餘考終於家彭君無子晚年  
亦深以括辦釐金爲憾亦享年八十有餘觀其不以從子爲子  
深慮流爲六極之首其平日宅心仁厚可知矣諸從子能體乃

從父之存心亦必不使爲若敖之餒又可知矣是彭君無子猶  
之有子也若勝保之不終則又有自取之道昭人耳目者焉若  
以疏請西北各省開辦釐金而論尙爲伊之盛業以其本意皆  
出於公也